

# 曹禺(下)

## 原 野

(三幕剧)

## 人 物

仇 虎——一个逃犯。  
白傻子——小名狗蛋，在原野里牧羊的白痴。  
焦大星——焦阎王的儿子。  
焦花氏——焦大星新娶的媳妇。  
焦 母——大星的母亲，一个瞎子。  
常 五——焦家的客人。  
(第三幕登场人物另见该幕人物表)

## 时 间

秋天

序幕原野铁道旁。

——立秋后一天傍晚。

第一幕焦阎王家正屋。

——序幕十日后，下午六时。

第二幕景同第一幕。

——同日，夜九时。

——同日，夜十一时。

第三幕(时间紧接第二幕)

第一景黑林子，岔路口。

——夜一时后。

第二景黑林子，林内洼地。

——夜二时后。

第三景黑林子，林内水塘边。

——夜三时后。

第四景黑林子，林内小破庙旁。

——夜四时后。

第五景景同序幕，原野铁道旁。

——破晓，六时后。

## 序 幕

秋天的傍晚。

大地是沉郁的，生命藏在里面。泥土散着香，禾根在土里暗暗滋长。巨树在黄昏里伸出乱发似的枝桠，秋蝉在上面有声无力地振动着羽翼。巨树有庞大的躯干，爬满年老而龟裂的木纹，矗立在莽莽苍苍的原野中，它象征着严肃、险恶、反抗与幽郁，仿佛是那被禁桎的普饶密休士，羁绊在石岩上。

他背后有一片野塘，淤积油绿的雨水，偶尔塘畔簌落簌落地跳来几只青蛙，相率扑通跳进水去，冒了几个气泡；一会儿，寂静的暮色里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断续的蛙声，也很寂寞的样子。巨树前，横着垫高了的路基，铺着由辽远不知名的地方引来的两根铁轨。铁轨铸得象乌金，黑黑的两条，在暮霭里闪着亮，一声不响，直伸到天际。它们带来人们的痛苦、快乐和希望。有时巨龙似的列车，喧赫地叫嚣了一阵，喷着火星乱窜的黑烟，风掣电驰地飞驶过来。但立刻又被送走了，还带走了人们的笑和眼泪。陪伴着这对铁轨的有道旁的电线杆，一根接连一根，当野风吹来时，白磁箍上的黑线不断激出微弱的呜呜的声浪。铁轨基道斜成坡，前面有墓碑似的哩石，有守路人的破旧的“看守阁”，有一些野草，并且堆着些生锈的铁轨和枕木。

在天上，怪相的黑云密匝匝遮满了天，化成各色狰狞可怖的形状，层层低压着地面。远处天际外逐渐裂成一张血湖似的破口，张着嘴，泼出幽暗的赭红，象噩梦，在乱峰怪石的黑云层堆点染成万千诡异艳怪的色彩。

地面依然昏暗暗，渐渐升起一层灰雾，是秋暮的原野，远远望见一所孤独的老屋，里面点上了红红的灯火。

大地是沉郁的。

〔开幕时，仇虎一手叉腰，背倚巨树望着天际的颜色，喘着气，一哼也不哼。青蛙忽而在塘边叫起来。他拾起一块石头向野塘掷去，很清脆地落在水里，立时蛙也吓得作响。他安了心，蹲下去坐，然而树上的“知了”又舌噪地闹起，他仰起头，厌恶地望了望，立起身，正要又取一个石块朝上——遥远一声汽笛，他回转头，听见远处火车疾驰过去，愈行愈远，夹连几声隐微的汽笛。他扔下石块，嘘出一口气，把宽大无比的皮带紧了紧，一只脚在那满沾污泥的黑腿上擦弄，脚踝上的铁镣恫吓地响起来。他陡然又记起脚上的赘累。举起身旁一块大石在铁镣上用力擂击。巨石的重量不断地落在手上，捣了腿骨，血殷殷的，他蹙着黑眉，牙根咬紧，一次又一次捶击，喘着，低低地咒着。前额上渗出汗珠，流血的手擦过去。他狂喊一声，把巨石掷进塘里，喉咙哽噎象塞住铅块，失望的黑脸仰朝天，两只粗大的手掌死命乱绞，想挣断足踝上的桎梏。〔远处仿佛有羊群奔踏过来，一个人“哦！哦！”地吆喝，赶它们回栏，羊们乱窜，哀伤地咩咩着，冲破四周的寂静。他怔住了，头朝转那声音的来向，惊愕地谛听。他蓦然跳起来，整个转过身来，面向观众，屏住气息瞩望。——这是一种奇异的感觉，人会惊怪造物者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丑陋的人形：头发象乱麻，硕大无比的怪脸，眉毛垂下来，眼烧着仇恨的火。右腿打成瘸跛，背凸起仿佛藏着一个小包袱。筋肉暴突，腿是两根铁柱。身上一件密结纽袷的蓝布褂，被有刺的铁丝戳些个窟窿，破烂处露出毛茸茸的前胸。下面围着“腰里硬”，——一种既宽且大的黑皮带，——前面有一块瓦大的铜带扣，贼亮贼亮的。他眼里闪出凶狠，狡恶，机诈与嫉恨，是个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人。

〔他提起脚跟眺望，人显明地向身边来。“哦！哦！”吆喝着，“咩！咩！”羊们拥挤着，人真走近了，他由轨道跳到野塘坡下藏起。

〔不知为什么传来一种不可解的声音，念得很兴高采烈的！“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……”一句比一句有气力，随着似乎顿足似乎又在疾跑的音响。

〔于是白傻子涨得脸通红，挎着一筐树枝，右手背着斧头，由轨道上跳

蹦蹦跳跳地跑来。他约莫有二十岁，胖胖的圆脸，哈巴狗的扁鼻子，一对老鼠眼睛，眨个不停。头发长得很低，几乎和他那一字眉连接一片。笑起来眼眯成一道缝。一张大嘴整天呵呵地咧着；如若见着好吃好看的东西，下颚便不自主地垂下来，时尔还流出涎水。他是个白痴，无父无母，寄在一个远亲的篱下，为人看羊，斫柴，做些零碎的事情。

白傻子（兴奋地跑进来，自己就象一列疾行的火车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……（忽尔机车喷黑烟）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……（忽尔他翻转过来倒退，两只臂膊象一双翅膀，随着嘴里的“吐兔”，一扇一扇地——哦，火车在打倒轮，他拚命地向后退，口里更热闹地发出各色声响，这次“火车头”开足了马力。然而，不小心，一根枕木拦住了脚，扑通一声，“火车头”忽然摔倒在轨道上，好痛！他咧着嘴似哭非哭地，树枝撒了一道，斧头溜到基道下，他手搁在眼上，大嘴里哇哇地嚎一两声，但是，摸摸屁股，四面望了一下，没人问，也没人疼，并没人看见。他回头望望自己背后，把痛处揉两次，立起来，仿佛是哄小孩子，吹一口仙气，轻轻把自己屁股打一下，“好了，不痛了，去吧！”他唏唏地似乎得到安慰。于是又——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（不，索性放下筐子，两只胳膊是飞轮，眉飞色舞，下了基道的土坡，在通行大车的土道上奔过来，绕过去，自由得如一条龙）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……（更兴奋了，他咋圆了嘴，学着机车的汽笛）呜——呜——呜。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。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（冷不防，他翻了一个跟斗）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（看！又翻了一个）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，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，——呜——呜——（只吹了一半，还遥遥传来一声低声而隐微的机车笛，他忽而怔住，出了神。他跑上基道，横扒在枕木上，一只耳紧贴着铁轨，闭上眼，仿佛谛听着仙乐，脸上堆满了天真的喜悦）呵呵呵！（不自主地傻笑起来）

〔从基道后面立起来仇虎，他始而惊怪，继而不以为意地走到白傻子的身旁。

仇 虎喂！（轻轻踢着白傻子的头）喂！你干什么？

白傻子（谛听从铁轨传来远方列车疾行的声音，阖目揣摩，很幸福的样子，手拍着轮转的速律，低微地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……（望也没有望，只不满意地伸出臂膊晃一晃）你……你不用管。

仇 虎（踹踹他的屁股）喂，你听什么？

白傻子（不耐烦）别闹！（用手摆了摆）别闹！你听，火车头！（指轨道）在里面！火车！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……（不由更满足起来，耳朵抬起来，仰着头，似乎在回味）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！（快乐地忘了一切，向远处望去，一个人喃喃地）嗯——火车越走越远！越走越远！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……（又把耳朵贴近铁轨）

仇 虎起来！（白不听，又用脚踢他）起来！（白仍不听，厉声）滚起来！（一脚把傻子踹下土坡，自己几乎被铁镣绊个跟头）

白傻子（在坡下，恍恍惚惚拾起斧头，一手抚摸踢痛了的屁股，不知所

云地呆望着仇虎)你……你……你踢了我。

仇 虎(狞笑,点点头)嗯,我踢你!(一只脚又抬到小腿上擦痒,铁镣沉重地响着)你要怎么样?

白傻子(看不清楚那踹人的怪物,退了一步)我……我不怎么样。

仇 虎(狠恶地)你看得见我吗?

白傻子(疑惧地)看……看不清。

仇 虎(走出巨树的暗荫,面向天际)你看!(指自己)你看清了么?

白傻子(惊骇地注视着仇虎,死命地“啊”了一声)妈!(拖着斧头就跑)

仇 虎(霹雷一般)站住!

[白傻子瘫在那里,口里流着涎水,眼更眨个不住。仇虎(恶狠地)妈的,你跑什么?

白傻子(解释地)我……我没有跑!

仇 虎(指自己,愤恨地)你看我象个什么?

白傻子(盯着他,怯弱地)象……嗯,……象——(抓抓头发)反正——(想想,摇摇头)反正不象人。

仇 虎(牙缝里喷出来)不象人?(迅雷似地)不象人?白傻子(吓住)不,你象,你象,象,象。

仇 虎(狞笑起来,忽然很柔和地)我难看不难看?你看我丑不丑?

白傻子(不知从哪里来了这么一点聪明,睁大眼睛)你……你不难看,不丑。(然而——)

仇 虎(暴躁地)谁说我不丑!谁说我不丑!

白傻子(莫明其妙)嗯,你丑!你——丑得象鬼。

仇 虎那么,(向白傻子走去,脚下铛银作响)鬼在喊你,丑鬼在喊你。

白傻子(颤抖地)你别来!我……我自己过去。

仇 虎来吧!

白傻子(疑惧地,拖着不愿动的脚步)你……你从哪儿来的。

仇 虎(指远方)天边!

白傻子(指着轨道)天边?从天边?你也坐火车?(慢慢地)漆叉卡叉,吐兔图吐?(向后退,一面回头,模仿火车打倒轮)

仇 虎(明白狞笑)嗯,“漆叉卡叉,漆叉卡叉”!(也以手做势,开起火车,向白傻子走近)吐兔图吐,吐兔图吐。(进得快,退得慢,火车碰上火车,仇虎蓦地抓着白傻子的手腕,一把拉过来)你过来吧!

白傻子(痛楚地喊了一声,用力想挣出自己,乱嚎)哦!妈,我不跟你走,我不跟你!

仇 虎(斜眼盯着他)好,你会“漆叉卡叉”,你看,我跟你来个(照着白胸口一拳,白啊地叫了一声,仇虎慢悠悠地)吐——兔——图——吐!(凶恶地)把斧头拿给我!

白傻子(怯弱地)这……这不是我的。(却不自主把斧头递过去)仇虎(抢过斧头)拿过来!

白傻子(解释地)我……我……(翻着白眼)我没有说不给你。仇虎(一手拿着斧头,指着脚镣)看见了么?

白傻子（伸首，大点头）嗯，看见。

仇 虎你知道这是什么？

白傻子（看了看，抹去唇上的鼻涕，摇着头）不，不知道。仇虎（指着铁镣）这是镯子——金镯子！

白傻子（随着念）镯子——金镯子！

仇 虎对了！（指着脚）你跟我把这副金镯敲下来。（又把斧头交还他）敲下来，我要把它赏给你戴！白傻子给我戴？这个？（摇头）我不，我不要！

仇 虎（又把斧头抢到手，举起来）你要不要？

白傻子（眨眨眼）我……我……我要……我要！

〔仇蹲在轨道上，白倚立土坡，仇正想坐下，伸出他的腿。仇虎（猜疑地）等等！你要告诉旁人这副金镯子是我的，我就拿这斧头劈死你。〕

白傻子（不明白，但是——）嗯，嗯，好的，好的。（又收下他的斧头）

仇 虎（坐在轨道上，双手撑在背后的枕木上，支好半身的体重，伸开了腿，望着白）你敲吧！

白傻子（向铁镣上重重打了一下，只一下，他停住了，想一想）可……可是这斧头也……也不是你的。仇虎（不耐烦）知道，知道！

白傻子（有了理）那你不能拿这斧子劈死我。（跟着站起来）仇虎（跳起，抢过他的斧头，抡起来）妈，这傻王八蛋，你跟我弄不弄？〔野地里羊群又在哀哀地呼唤。〕

白傻子（惧怯地）我……我没有说不跟你弄。（又接过斧头，仇虎坐下来，白傻子蹲在旁边，开始一下两下向下敲）

〔野塘里的青蛙清脆地叫了几声。〕

白傻子（忽然很怪异地看着仇虎）你怎么知道我……我的外号。仇虎怎么？

白傻子这儿的人要我干活的时候，才叫我白傻子。做完了活，总叫我傻王八蛋。（很亲切地又似乎很得意地笑起来）唏！唏！唏！（在背上抓抓痒又敲下去）

仇 虎（想不到，真认不出是他）什么，你——你叫白傻子。

白傻子嗯（结结巴巴）他们都不爱理我，都叫我傻王八蛋，可有时也……也叫我狗……狗蛋。你看，这两个名字哪个好？（得不着回答，一个人叨叨地）嗯，两个都叫，倒……倒也不错，可我想还是狗……狗蛋好，我妈活着就老叫我狗蛋。她说，你看，这孩子长得狗……狗头狗脑的，就叫他狗……狗蛋吧，长……长得大。你看，我……我小名原来叫……叫……（很得意地拍了自己的屁股一下）叫狗蛋！唏！唏！唏（笑起来，又抹一下子鼻涕）仇虎（一直看着他）狗蛋，你叫狗蛋！

白傻子嗯，狗蛋，你……你没猜着吧！（得意地又在背上抓抓）

仇 虎（忽然）你还认识我不认识我？

白傻子（望了一会，摇头）不，不认识。（放下斧头）你……你认识我？

仇 虎（等了一会，冷冷地）不，不认识。（忽然急躁地）快，快点敲，少说废话，使劲！

白傻子天快黑了！我看不大清你的镯子。

仇 虎妈的，这傻王八蛋。你把斧头给我，你跟我滚。

白傻子（站起）给你？（高举起斧头）不，不成。这斧头不是我的。这斧头是焦……焦大妈的。

仇 虎你说什么？（也站起）

白傻子（张口结舌）焦……焦大妈！她说，送……送晚了点，都要宰……宰了我。（摸摸自己的颈脖，想起了焦大妈，有了胆子，指着仇虎的脸）你……你要是把她的斧头抢……抢走，她也宰……宰了你！（索性吓他一下，仿佛快刀从头颈上斩过，他用手在自己的颈上一摸）喳——喳——喳！就这样，你怕不怕？

仇 虎哦，是那个瞎老婆子？

白傻子（更着重地）就……就是那个瞎老婆子，又狠又毒，厉害着得呢！

仇 虎她还没有死？

白傻子（奇怪）没有，你见过她？

仇 虎（沉吟）见过。（忽然抓着白傻子的胳膊）那焦老头子呢？

白傻子（瞪瞪眼）焦老头子？

仇 虎就是她丈夫，那叫阎王，阎王的。

白傻子（恍然）哦，你说阎王啊，焦阎王啊。（不在意地）阎王早进……进了棺材了。

仇 虎（惊愕得说不出话来）什——么？（立起）

白傻子他死了，埋了，入了土了。

仇 虎（狠恶地）什么？阎王进了棺材？

白傻子（不在心）前两年死的。

仇 虎（阴郁地）死了！阎王也有一天进了棺材了。

白傻子嗯，（不知从哪里听来的）光屁股来的光屁股走，早晚都得入土。

仇 虎（失望地）那么，我是白来了，白来了。

白傻子（奇怪地）你……你找阎王干……干什么？

仇 虎（忽然回转头，愤怒地）可他——他怎么会死？他怎么会没有等我回来才死！他为什么不等我回来！（顿足，铁镣相撞，疯狂地乱响）不等我！（咬紧牙）不等我！抢了我们的地！害了我们的家！烧了我们的房子，你诬告我们是土匪，你送了我进衙门，你叫人打瘸了我的腿。为了你我在狱里整整熬了八年。你逃到这个地方，改名换姓躲着我们，等到我来了，你伸伸脖子死了，你会死了！

白傻子（莫明其妙，只好——）嗯，死了！

仇 虎（举着拳头，压下声音）偷偷地你就死了。（激昂起来）可我怎么叫你死，叫你这么安逸地死了。我告诉你，阎王，我回来了，我又回来了，阎王！杀了我们，你们就得偿命；伤了我们，我们一定还手。挖了我的眼睛，我也挖你的。你打瘸了我的腿，害苦了我们这一大堆人，你想，你在这儿挖个洞偷偷死了，哼，你想我们会让你在棺材里安得了身！哦，阎王，你想得太便宜了！

白傻子（诧异）你一个念叨些什么？你还要斧子敲你这锄子不要？

仇 虎（想起当前的境界）哦，哦，要……要！（暴烈地）你可敲啊！

白傻子（连忙）嗯，嗯！（啐口吐沫，举起斧子敲）

仇 虎那么，他的儿子呢？

白傻子谁？

仇 虎我说阎王的儿子，焦大星呢？

白傻子（不大清楚）焦……焦大星？

仇 虎就是焦大。

白傻子（恍然）他呀！他刚娶个新媳妇，在家里抱孩子呢。

仇 虎又娶了个媳妇。

白傻子（呲着白牙）新媳妇长得美着呢，叫……叫金子。仇虎（惊愕）  
金子！金子！

白傻子嗯，你……你认识焦大？

仇 虎嗯，（狞笑）老朋友了，（回想）我们从小，这么大（用手比一下）就认识。

白傻子那我替你叫他来，（指远远那一所孤独的房屋）他就住在那房子里。（向那房屋跑）

仇 虎（厉声）回来！

白傻子干——干什么？

仇 虎（伸出手）把斧头给我！

白傻子斧头？

仇 虎我要自己敲开我这副金镯子送给焦老婆子戴。

白傻子（又倔强起来）可这斧头是焦——焦——焦大妈的。仇虎（不等他说完，走上前去，抢斧头）给我。

白傻子（伸缩头，向后退）我！我不。（仇虎逼过去）仇虎（枪了斧头，按下白的头颈，似乎要斫下去）你——你这傻王八蛋。

〔轨道右外听见一个女人说话，旁边有个男人在旁边劝慰着。〕

白傻子（挣得脸通红）有——有人！

仇 虎（放下手倾听一刻，果然是）狗蛋，便宜你！

白傻子（遇了大赦）我走了？

仇 虎（又一把抓住他）走，你跟着我来！

〔仇拉着白走向野塘左面去，白狼狈地跟随着，一会儿隐隐听见斧头敲铁镣的声音。〕

〔由轨道左面走上两个人。女人气冲冲地，一句话不肯说，眉头藏着泼野，耳上的镀金环子铿铿地乱颤。女人长得狠妖冶，乌黑的头发，厚嘴唇，长长的眉毛，一对明亮亮的黑眼睛里面蓄满魅惑和强悍。脸生得丰满，黑里透出健康的褐红；身材不十分高，却也娉娉婷婷，走起路来，顾盼自得，自来一种风流。她穿着大红的裤袄，头上梳成肥圆圆的盘髻。腕上的镀金镯子骄傲地随着她走路的颤摇摆动。她的声音很低，甚至于有些哑，然而十分入耳，诱惑。〕

〔男人（焦大星）约莫有三十岁上下，短打扮，满脸髭须，浓浓的黑眉，凹进去的眼，神情坦白，笑起来很直爽明朗。脸色黧黑，眉目间有些忧郁，额上时尔颤跳着蛇似的青筋。左耳悬一只铜环，是他父亲——阎王——在神前为他求的。他的身体魁伟，亮晶的眼有的是宣泄不出的热情。他畏惧他的母亲，却十

分爱恋自己的艳丽的妻，妻与母为他尖锐的争斗使他由苦恼而趋于怯弱。他现在毫不吃力地背着一个大包袱，稳稳地迈着大步。他穿一件深灰的裤褂，悬着银表链，戴一顶青毡帽，手里握着一根小树削成的木棍，随着焦花氏走来。

焦大星（那男人）金子！

焦花氏（不理，仍然向前走）

焦大星（拉着她）金子，你站着。

焦花氏（甩开他）你干什么？

焦大星（恳求地）你为什么不说话。

焦花氏（瞋目地）说话？我还配说话？

焦大星（体贴地）金子，你又怎么啦？谁得罪了你？

焦花氏（立在轨道上）得罪了我？谁敢得罪了我！好，焦大的老婆，有谁敢得罪？

焦大星（放下包袱）好，你先别这么说话，咱们俩说明白，我再走。焦花氏（斜眼望着他）走？你还用着走？我看你还是好好地回家找你妈去吧？

焦大星（明白了一半）妈又对你怎么啦？

焦花氏妈对我不怎么！（奚落地）哟，焦大多孝顺哪！你看，出了门那个舍不得妈丢不下妈的样子，告诉妈，吃这个，穿那个，说完了说，嘱咐，又嘱咐，就象你一出门，虎来了要把她叼了去一样。哼，你为什么不倒活几年长小了，长成（两手一比）这么点，到你妈怀里吃渣儿去呢！

焦大星（不好意思，反而解释地）妈——妈是个瞎子啊！

焦花氏（头一歪，狠狠地）我知道她是个瞎子！（又嘲笑地）哟，焦大真是个孝子，妈妈长，妈妈短，跟妈带这个，跟妈带那个；我跟你到县里请一个孝子牌坊，好不好？（故意叹口气）唉，为什么我进门不就添个孩子呢？

焦大星（吃一惊）你说什么？进门添孩子？

焦花氏（膘他一眼）你别吓一跳，我不是说旁的。我说进门就跟你添一个大小子，生个小焦大，好叫他象你这样地也孝顺孝顺我。哼，我要有儿子，我就要生你这样的，（故意看着焦大）是不错！

焦大星（想骂她，但又没有话）金子，你说话总是不小心，就这句话叫妈听见了又是麻烦。

焦花氏（强悍地）哼，你怕麻烦！我不怕！说话不小心，这还是好的，有一天，我还要做给她瞧瞧。焦大星（关心地）你——你说你做什么？

焦花氏（任性泼野）我做什么？我是狐狸精！她说我早晚就要养汉偷人，你看，我就做给她瞧瞧，哼，狐狸精？

焦大星（不高兴）怎么，你偷人难道也是做给我瞧瞧。

焦花氏你要是这么待我，我就偷——

焦大星（立起，一把抓着花氏的手腕，狠狠地）你偷谁？你要偷谁？

焦花氏（忽然笑咪咪地）别着急，我偷你，（指着她丈夫的胸）我偷你，我的小白脸，好不好？

焦大星（忍不住笑）金子，唉，一个妈，一个你，跟你们俩我真是没有

法子。

焦花氏（翻了脸）又是妈，又是你妈。你怎么张嘴闭嘴总离不开你妈，你妈是你的影子，怎么你到哪儿你妈也到哪儿呢？

焦大星（坐在包袱上，叹一口长气）怪，为什么女人跟女人总玩不到一块去呢？

〔塘里青蛙又叫了几声，来了一阵风，远远传来野鸟的鸣声。〕

焦花氏（忽然拉起男人的手）我问你，大星，你疼我不疼我？

焦大星（仰着头）什么？

焦花氏（坐在他身旁）你疼我不疼我？

焦大星（羞涩地）我——我自然疼你。

焦花氏（贴近一些）那么，我问你一句话，我说完了你就得告诉我。别含糊！

焦大星可是你问——问什么话？

焦花氏你先别管，你到底疼我不？你说不说？

焦大星（摇摇头）好，好，我说。

焦花氏（指着男人的脸）一是一，二是二，我问出口，你就地就得说，别犹疑！

焦大星（急于知道）好，你快说吧。

焦花氏要是我掉在河里，——

焦大星嗯。

焦花氏你妈也掉在河里，——

焦大星（渐明白）哦。

焦花氏你在河边上，你先救哪一个？

焦大星（窘迫）我——我先救哪一个？

焦花氏（眼直盯着他）嗯，你先救哪一个，是你妈，还是我？

焦大星我……我——（抬头望望她）

焦花氏（迫待着）嗯？快说，是你妈？还是我？

焦大星（急了）可——可哪会有这样的事？

焦花氏我知道是没有。（固执地）可要是有的话，要是有的话，你怎么办？

焦大星（苦笑）这——这不会的。

焦花氏你，你别含糊，我问你要真有这样的事呢？

焦大星要真有这样的事，（望望女人）那——那——

焦花氏那你怎么样？

焦大星（直快地）那我两个都救，（笑着）我（手势）我左手拉着妈，我右手拉着你。

焦花氏不，不成。我说只能救一个。那你救谁？（魅惑地）是我，还是你妈？

焦大星（苦恼）那我……那我……

焦花氏（激怒地）你当然是救你妈，不救我。

焦大星（老实地）不是不救你，不过妈是个——

焦花氏（想不到）瞎子！对不对？

焦大星（乞怜地望着她）嗯。瞎了眼自然得先救。

焦花氏（撅起嘴）对了，好极了，你去吧！（怨而恨地）你眼看着我要淹死，你都不救我，你都不救我！好！好！

焦大星（解释）可你并没有掉在河里——

焦花氏（索性诉起委屈）好，你要我死，（气愤地）你跟你妈一样，都盼我立刻死了，好称心，你好娶第三个老婆。你情愿淹死我，不救我。

焦大星（分辩地）可我没有说不救你。

焦花氏（紧问他）那么，你先救谁？

焦大星（问题又来了）我——我先——我先焦花氏你再说晚了，我们俩就完了。

焦大星（冒出嘴）我——我救你。

焦花氏（改正他）你先救我。

焦大星（机械地）我先救你！

焦花氏（眼里闪出胜利的光）你先救我！（追着，改了口）救我一个？

焦大星（糊涂地）嗯。

焦花氏（更说得清楚些）你“只”救我一个——

焦大星（顺嘴说）嗯。

焦花氏你“只”救我一个，不救她。

焦大星可是，金子，那——那——

焦花氏（逼得紧）你说了，你只救我一个，你不救她。

焦大星（气愤地立起）你为什么要淹死我妈呢？

焦花氏谁淹死她？你妈不是好好在家里？

焦大星（忍不下）那你为什么老逼我说这些不好听的话呢？

焦花氏（反抗地）嗯，我听着痛快，你听着痛快！你说，你说给我听。

焦大星可是说什么？

焦花氏你说“淹死她！”

焦大星（故意避开）谁呀？

焦花氏你说“淹死我妈！”

焦大星（惊骇望着她）什么，淹死——？

焦花氏（期待得紧）你说呀，你说了我才疼你，爱你。（诱惑地）你说了，你要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你看，我先给你一个。

（贴着星的脸，热热地亲了一下）香不香？

焦大星（呆望着她）你——嗯！

焦花氏你说不说！来！（拉着星）你坐下！（把他推在大包袱上）你说呀！你说淹死她！淹死我妈！

焦大星（傻气地）我说，我不说！

焦花氏（没想到）什么！（想翻脸，然而——笑下来，柔顺地）好，好，不说就不说吧！（忽然孩子似的语调）大星，你疼我不疼我？（随着坐在大星的膝上，紧紧抱着他的颈脖，脸贴脸，偎过来，擦过去）大星，你疼我不疼我？你爱我不爱？

焦大星（想躲开她，但为她紧紧抱住）你别——你别这样，有——有人看见。（四面望）

焦花氏我不怕。我跟我老头子要怎么着就怎么着。谁敢拦我？大星，我俊不俊？我美不美？

焦大星（不觉注视她）俊！——美！

焦花氏（蛇似的手抚摸他的脸，心，和头发）你走了，你想我不想我？

你要我不要我？

焦大星（不自主地紧紧握着她的手）要！

焦花氏（更魅惑地）你舍得我不舍得我？

焦大星（男人舐舐自己的嘴唇，低哑地）我——不——舍——得。（男人忽然翻过身，将花氏抱住，要把她——，喘着）我——

焦花氏（倏地用力推开他，笑着竖起了眉眼，慢慢地）你不舍得，你为什么不说？

焦大星（昏眩）说——说什么？

焦花氏你说淹死她，淹死我妈。

〔一阵野风，吹得电线杆呜呜地响。焦花氏你说了我就让你。

焦大星（喘着）好，就——就淹死她，（几乎是抽咽）就淹淹死我——

〔由轨道后面左方走上一位嶙峋的老女人，约莫有六十岁的样子。头发大半斑白，额角上有一块紫疤，一副非常峻削严厉的轮廓。扶着一根粗重的拐棍，张大眼睛，里面空空不是眸子，眼前似乎罩上一层白纱，直瞪瞪地望着前面，使人猜不透那一对失了眸子的眼里藏匿着什么神秘。她有着失了瞳仁的人的猜疑，性情急躁；敏锐的耳朵四方八面地谛听着。她的声音尖锐而肯定。她还穿着丈夫的孝，灰布褂，外面罩上一件黑坎肩，灰布裤，从头到尾非常整洁。

她走到轨道上，一句话不说，用杖重重在铁轨上捣。

焦 母（冷峻地）哼！

焦花氏（吓了一跳）妈！（不自主地推开大星，立起）

焦大星（方才的情绪立刻消失。颤颤地）哦，妈！

焦 母（阴沉地）哼，狐狸精！我就知道你们在这儿！你们在说什么？

焦花氏（惶惑地）没……没说什么，妈。

焦 母大星，你说！

焦大星（低得听不见）是……是没说什么？

焦 母（回头，从牙缝里喷出来的话）活妖精，你丈夫叫你在家里还迷不够，还要你跑到外面来迷。大星在哪儿？你为什么不做声？

焦大星（惶恐地）妈，在这儿。

焦 母（用杖指着他）死人！还不滚，还不滚到站上干事去，（狠恶地）你难道还想死在那骚娘儿们的手里！死人！你是一辈子没见过女人是什么样是怎么！你为什么叫你媳妇把你当元宵吞到肚里呢？我活这么大年纪，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男人，你还配那死了的爸爸养活的？

焦大星（惧怯地）妈，那么（看看花氏）我走了。（花氏口里嘟哝着）

焦 母滚！滚！快滚！别叫我生气！——（忽然）金子，你嘴里念的什么咒。

焦花氏（遮掩）我没什么！那是风吹电线，您别这么疑东疑西的。

焦 母哼，（用手杖指着她，几乎戳着她的眼）你别看我瞅不见，我没有眼比有眼的还尖。大星——

焦大星妈，在这儿。我就走。（背起大包袱）

焦花氏大星，你去吧！

焦 母（回头）你别管！又要你拿话来迷他。（对自己的儿子）记着在

外头少交朋友多吃饭，有了钱吃上喝上不要心疼。听着！钱赚多了千万别要赌，寄给你妈，妈跟你存着，将来留着你这个没妈的儿子用。再告诉你，别听女人的话，女人真想跟你过的，用不着你拿钱买；不想跟你过，你就是死了，也买不了她的心。听明白了么？

焦大星听明白了。

焦母去，去。（忽然由手里扔出一袋钱，落在星的脚下）这是我的钱，你拿去用吧。

焦大星妈，我还有。

焦母拾起来拿走，不要跟我装模装样。我知道你手上那一点钱早就跟金子买手镯，打了环子了。（对着花）你个活妖精。

焦大星好，妈，我走了。您好好地保重身体，多穿衣服，门口就是火车，总少到铁道上来。

焦母（急躁地）知道，知道，不要废话，快走。

焦花氏哼，妈不希罕你说这一套，还不快走。

焦母谁说的？谁说不希罕？儿子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他说得好，我爱听，要你在我面前挑拨是非？大星，滚！滚！滚！别在我耳朵前面烦的慌。快走！

焦大星嗯！嗯，走了！（低声）金子，我走了。

〔大星向右走了四五步。〕

焦母（忽然）回来！

焦大星干什么？

焦母（厉声）你回来！（星快快地又走回来）刚才我给你的钱呢。

焦大星（拿出来）在这儿。

焦母（伸手）给我，叫我再数一下。（星又把钱袋交给她，她很敏捷地摸着里面的钱数，口里念叨着）

焦花氏（狠狠地看她一眼）妈，您放心！大星不会给我的。

焦母（数好，把钱交给大星）拿去，快滚！（忽然回过头向金子，低声，狠狠地）哼，迷死男人的狐狸精。

〔大星一步一步地走向右去。〕

焦母你看什么？

焦花氏谁看啦？

焦母天黑了没有？

焦花氏快黑了。

焦母白傻子！（喊叫）白傻子！白傻子！白傻子！（无人应声）

焦花氏您干什么？

焦母（自语）怪，天黑了，他该还给我们斧子了，哼，这王八蛋！又不知在哪儿死去了！——走，回家去，走！

焦花氏（失神地）嗯，回家。（手伸过去）让我扶您。

焦母（甩开她的手）去！我不要你扶，假殷勤！

〔焦母向左面轨道走，花氏不动，立在后面。远远由右面又听见白傻子“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”起来，似乎很高兴地。〕

焦母金子！你还不走，你在干什么？

焦花氏（看见远远白傻子的怪样，不由笑出）妈，您听，火车头来了。

焦 母（怪癖地）你不走，你想等火车头压死你。

焦花氏不，我说是白傻子！

焦 母白傻子？

焦花氏嗯。

〔“火车”“吐兔图吐”地由右面轨道上跑进来，白傻子一双手疾迅地旋转，口里呜呜地吹着汽笛。〕

焦 母（听见是他，严厉地）狗蛋！

白傻子（瞥见焦大妈，斜着眼，火车由慢而渐渐停止）吐兔图吐，吐——兔——图——吐，吐——兔——图——吐。

焦 母狗蛋，你滚到哪儿去了？

白傻子（望望焦，又望望花氏）我——我没有滚到哪儿去。

焦 母斧子呢？

白傻子（想起来，昏惑地）斧子？

焦花氏你想什么？问你斧子在哪儿呢？

焦 母（厉声）斧子呢？

白傻子（惧怕地）斧子叫——叫人家抢——抢去了。

焦 母什么？

白傻子一个瘸——瘸子抢——抢去了。

焦 母（低声）你过来。

白傻子（莫名其妙地走过去）干——干什么？

焦 母你在哪儿？

白傻子（笑嘻嘻地）这儿！

焦 母（照着那声音的来路一下打在傻子的脸上）这个傻王八蛋，带我去找那个瘸子去！

白傻子（摸着自己的脸，没想到）你打——打了我！

焦 母嗯，我打了你！（傻子哇地哭起来）你去不去？

白傻子我——我去！

焦 母走！（把拐杖举起一端，交给傻子，他拿起，于是他在前，瞎婆子在后走向右面去）

〔一阵野风，刮得电线又呜呜的，巨树矗立在原野，叶子哗哗地响，青蛙又在塘边咕噪起来。〕

〔焦花氏倚着巨树，凝望天际，这时天边的红云逐渐幻成乌云，四周景色翳翳，渐暗下去。大地更黑了。她走到轨道上，蹲坐着，拿起一块石头轻轻敲着铁轨。〕

〔由左面基道背后，蹑手蹑脚爬出来仇虎，他手里拿着那副敲断的铁镣，缓缓走到焦花氏的身后。焦花氏（察觉身旁有人，忽然站起）谁？〕

仇 虎我！

焦花氏（吓住）你是谁？

仇 虎（搓弄铁镣，阴沉地）我！——（慢慢地）你不认识我？

焦花氏（惊愕）不，我不认识。

仇 虎（低哑地）金子，你连我都忘了？

焦花氏（迫近，注视他，倒吸一口气）啊！

仇 虎（悻悻地）金子，我可没忘了你。

焦花氏什么，你——你是仇虎。

仇 虎嗯，（恫吓地）仇虎回来了。

焦花氏（四面望望）你回来干什么？

仇 虎（诱惑地）我回来看你。

焦花氏你看我？（不安地笑一下）你看我干什么——我早嫁人了。

仇 虎（低沉地）我知道，你嫁给焦大，我的好朋友。

焦花氏嗯。（忽然）你（半晌）从哪儿来？

仇 虎（指着天际）远，远，老远的地方。

焦花氏你坐火车来的？

仇 虎嗯，（苍凉地）“吐兔图吐”，一会儿就到。

焦花氏你怎么出来的！这儿又没有个站。

仇 虎我从火车窗户跳出来，（指铁镣）带着这个。

焦花氏（有些惧怕）怎么，你——你吃了官司了。

仇 虎嗯！你看看！（退一步）我这副神，好不好？

焦花氏（才注意到）你——你瘸了。

仇 虎嗯，瘸了。（忽然）你心疼不心疼？

焦花氏心疼怎么样，不心疼怎么样？

仇 虎（狞笑）心疼你带我回家，不心疼我抢你走。

焦花氏（忽然来了勇气，泼野地）丑八怪，回去撒泡尿自己照照，小心叫火车压死。

仇 虎你叫我什么？

焦花氏丑八怪，又瘸又驼的短命鬼。

仇 虎（甜言蜜语，却说得诚恳）可金子你不知道我想你，这些年我没有死，我就为了你。

焦花氏（不在意，笑嘻嘻）那你为什么不早回来？

仇 虎现在回来也不晚呀。（逼近想拉她的手）

焦花氏（甩开）滚！滚！滚！你少跟我说好听的，丑八怪。我不爱听。

仇 虎（狡黠地）我知道你不爱听，你人规矩，可你管不着我爱说真心话。

焦花氏（瞟他一眼）你说你的，谁管你呢？

仇 虎（低沉地）金子，这次回来，我要带你走。

焦花氏（睨视，叉住腰）你带我到哪儿？

仇 虎远，远，老远的地方。

焦花氏老远的地方？

仇 虎嗯，坐火车还得七天七夜。那边金子铺的地，房子都会飞，张口就有人往嘴里送饭，睁眼坐着，路会往后飞，那地方天天过年，吃好的，穿好的，喝好的。

焦花氏（眼里闪着妒羨）你不用说，你不用说，我知道，我早知道，可是，虎子，就凭你——

仇 虎（捺住她）你别往下讲，我知道。你先看看这是什么！（由怀里掏出一个金光灿烂的戒子，上面镶着宝石，举得高高的）这是什么？

焦花氏什么，（大惊异）金子！

仇 虎对了，这是真金子，你看，我口袋还有。

焦花氏（翻翻眼）你有，是你的。我不希罕这个。

仇 虎（故意地）我知道你不希罕这个，你是个规矩人。好，去吧！（一下扔在塘里）

焦花氏（惋惜）你——你丢了它干什么？

仇 虎你既然不希罕这个，我还要它有什么用。

焦花氏（笑起来）丑八怪！你真——

仇 虎（忙接）我真想你，金子，我心里就有你这么一个人！你还要不要，我怀里还有的是。

焦花氏（骄傲地）我不要。

仇 虎你不要，我就都扔了它。

焦花氏（忙阻止他）虎子，你别！

仇 虎那么，你心疼我不心疼我？

焦花氏怎么？

仇 虎心疼就带我回家。

焦花氏不呢？

仇 虎我就跳这坑里淹死！

焦花氏你——你去吧！

仇 虎（故意相反解释）好，我就去！（跑到花氏后面，要往下跳）

焦花氏（一把拉住仇）你要做什么？

仇 虎（回头）你不是要我往下跳？

焦花氏谁说的？

仇 虎哦，你不！——那么，什么时候？

焦花氏（翻了脸，敛住笑容）干什么？

仇 虎（没想到）干什么？

焦花氏嗯？

仇 虎到——到你家去，我，我好跟你——

焦花氏你说怎么？

仇 虎我说好跟你讲讲，我来的那个好，好地方啊！

焦花氏（忽然忍不住，笑起来）哦，就这样啊！好，那么，就今天晚上。

仇 虎今天晚上？

焦花氏嗯，今天晚上。

仇 虎（大笑）我知道，金子，你一小就是个规矩人。

焦花氏（忽然听见右面有拐杖探路的声音，回过头看，惊慌地）我妈来了！丑八怪，快点跟我走。

仇 虎不，让我先看看她，现在成了什么样。

焦花氏不！（一把拉住仇虎）你跟我走。

〔仇虎慌慌张张地随着花氏下。〕

〔天大黑了，由右面走进焦氏，一手拿着斧子，一手是拐杖，后面跟随白傻子。〕

焦 母金子！金子！

白傻子（有了理，兴高采烈地）我就知道那斧子不会拿走，用完了，一定把斧子放在那儿。你看，可不是！

焦 母狗蛋，你少废话！（严厉地）金子，你记着，大星头一天不在家，今天晚上，门户要特别小心。今天就进了贼，掉了东西，（酷

毒地)我就拿针戳烂你的眼,叫你跟我一样地瞎,听见了没有?  
白傻子唏!唏!唏!  
焦 母狗蛋,你笑什么?  
白傻子你……你家新媳妇早……早走了。  
焦 母(立在铁轨后巨树前,森森然)哼,死不了的狐狸精。  
〔忽然远处一列火车驶来,轮声轧轧,响着汽笛。机车前的探路  
灯,象个怪物的眼,光芒万丈,由右面射入,渐行渐近。  
白傻子(跑在道旁,跳跃欢呼)火车!火车!火车来了。  
〔机声更响,机车的探路灯由右面渐射满焦氏的侧面。  
焦 母(立在巨树下面象一个死尸,喃喃地)哼!狐狸精,叫火车压死  
她!  
〔原野里一列急行火车如飞地奔驰。好大的野风!探路灯正照着  
巨树下的焦氏,看见她的白发和衣裾在疾风里乱抖。

——幕急落